













空白歡迎之類

龍玉

美國三位新聞自由使者福特、斯考特、麥吉爾，應美華於三月廿八日飛到香港了。這五位天才才曉得：商務日報在四月一日的時候「新聞自由」竟成了我們手裏了！唉，說道：『如象我們新聞記者也有幻想，我們就能有一天；我們獨自由自由的呼吸，自由自在的投稿，自由自在的寫文章，自由自在的作標圖，沒有人來提扭我們咽喉呢，沒有人來砍削我們的文章，沒有人來壓迫我們的發行。』

為的這步幻想——  
假如國民黨國名表說要極的；這簡直想使外國人看不到國民黨統治者管制言論的一層山莊面目；才完全發現了這位滿臉粉的女人，即原來是男扮的，這纔算「飛刀」了！此真誤的。比如：三月卅日官報的中國新聞學會舉行了一個關於三民主義的茶會，國民黨中央駐友邦同進致詞：談話上對新聞自由態度表示大畏懼，還談到一個「假新聞人士無不要求查問」。可是三代表謝絕了，時刻是要官報的發言却連受了官方中央社新報改收罰金的苦惱如下：

「姜吉爾先生最後發言，他說：新聞自由是戰爭的，不爭取不一定成功，且可謂失敗。我說：希特勒、墨索里尼、日本軍閥宣傳論新聞自由，製造假新聞，殺死平民，曾經一時吸引了效的啊！豈不是早

『食糧』等劇觀後記

習方

，所表現的主題是一個，即對敵鬥爭。在糧食上，棉花上和軍事上。作者，導演和演員，共同創造了活生生的時代後大羣衆的形象，刻畫了敵我的陰謀和他們的矛盾，通過由此交織成的生動的鬥爭景象，使人陷入嚴酷的對敵鬥爭的境界，同時也使人看到了羣衆的力量和智慧。這是藝術品，它具有藝術觀察者的力量，觀察不會覺得疲憊；它和那些只富於標榜性或者對生活研究不充分的作品有區別，它更不同於抗戰初期所產生的那些描寫戰爭的劇本。

生活與政治本身並不等於藝術，但藝術品必須有生活於正確的政治思想，這對於近距離觀劇的上演，以及和過去某些演出的「合作社」等三劇，就作家的思想來說，他們表

主題的，但觀過主，我們從帳幕上會看到不少的材料，如銀錢，車租，李乘慶等所領導的合作事業。在漫遊區以至敵佔區建立我們的政治的合作社，敵人和敵人進行鬥爭。食鹽和日用必需品的鬥爭，破壞敵人的經濟，保障我們的供給。這些豐富的現實，但表現於舞台上，還是初次，作者對這個題材處理得那麼簡潔、樸素而有力量。故事結構在一個家庭的關係上面，故事雖然簡單樸素，但最後人民的那種殘酷鬥爭方式，那種堅持抗戰的奮鬥精神，那種飽滿的氣息，在短短數十分鐘的演出裏，給觀家結構說明了。

戲的結構說明了作者對鬥爭的熱誠和藝術概括時才能：制寫建立在一個家庭的親屬關係上，在人物間的描繪和戲的安排上，把那個既好又壞來試探二女（金蘭債利和合作社）以及想救贖大團圓兩層戲，

戲演，對於觀眾上演有極大的利益，可以經過多次的上演和修改，更趨於更完善，而不遺一下餘作爲本。

「肉食」——內容上比「合作社」更豐富得多，它把敵人和敵人的矛盾，廖軍班長和敵人的「牙四爺」之間的矛盾，和敵人和小隊長之間的矛盾，糾葛在一起，用以體現出敵我在糧食問題上的鬥爭，用以體現出廣大羣衆鋼鐵般的堅強和一致，羣衆的運用感到好處。但是當作者以喜劇的手法來處理這戲的結局時，所安排排第八路軍要槍斃一場，在情節上，顯得過多了一些，這樣，對於作者所要表現的敵我之間的和我們鬥爭主題，並不是因因可能起阻滯的效果，還是值得考慮的一個問題。

我並反對以喜劇的手法來處理這個題材，用喜劇手法來寫敵人的智慧和勝利，寫敵人的愚昧，和



榜樣

華君武作

A black and white illustration of a man in a uniform and cap walking away from the viewer, carrying a large, dark, textured bag or bundle over his shoulder. The background is a simple horizontal line representing the ground.

孔墨底批判

(續完)

郭沫若

[illegible]